

參政消息

內部刊物・注意保存

第0084期・
新华通訊社編印

1957年5月24日・星期五

波蘭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主席 贊揚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

【法新社華沙22日電】波蘭通訊社今天報道，波蘭國家經濟計劃委員會主席英德里霍夫斯基今天贊揚了共產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

英德里霍夫斯基說：“我認為，在波蘭我們是能夠從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就得到好處的。”

他說，波蘭人欽佩中國人使用的建設性的方法，他們應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又考慮到他們國家的實際條件。

英德里霍夫斯基說，最近由波蘭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成立起來的中波協會的宗旨將有助於增進中國和波蘭之間的合作。

美參院成立研究對華貿易問題的小組委員會

【合眾社華盛頓22日電】參議院商務委員會主席麥格納遜今天宣布，一個新成立的參議院小組委員會將研究打開中國和共產黨中國之間的貿易的可能性。麥格納遜自兼新成立的對外商務小組委員會的主任，他說它的第一個任務是了解，我們在禁止同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一切貿易方面，為什麼“步調不與世界其他國家一致”。

麥格納遜對記者說，“我們不能僅僅因為我們不喜歡那個四億人民的政府的政策就永遠讓他們留在經濟竹幕的後面。誰都到那里去，只有我們不去。在3月份，單在上海就有除我國以外的世界各國的六十九艘船停泊過。”麥格納遜說，商務部“肯定贊成我們研究”美國和紅色中國的貿易政策。

參議院調查小組委員會去年舉行過意見聽取會來了解為什麼美國在減少、禁止其他國家運往中國的貨物項目的國際協定上簽字。政府實際上回答說，在盟國要求增加貿易的情況下，這裡政府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協議。

麥格納遜承認，這個問題依然是一個難辦的問題。他說，“將來台灣和那些地方會有許多人大喊大叫，但是，對於紅色中國的貿易，國會遲早是必須說一些話的。我們的步調是同世界各國不一致的。讓我們看看我們為什麼會這樣。他又說，“我們知道，日本如果沒有亞洲大陸供應原料是不可能生存的”。

許多參議員強烈地反對放寬對共產黨中國貿易的限制。

“華盛頓郵報”妄評我國和波蘭黨的政策

說美對華政策是不幸的而對波蘭政策則聰明得多

【本刊訊】“華盛頓郵報”5月18日在一篇題為“波蘭和中國”的社論中寫道：波蘭和中國正在出現共產主義理論中的某些非常有趣的发展。波蘭共產黨領袖哥穆爾卡已經覺得有必要概述對波蘭新取得的自由的某些限制。同時，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某些傳統的解釋提出了尖銳的異議。

哥穆爾卡警告左翼“修正主義者”不要企圖恢復“資產階級思想”，這種警告表明了波蘭態度的範圍。他說，共產黨的力量必須是鞏固“民主的自由”的主要工具。毫無疑問，哥穆爾卡監視着毗鄰的蘇聯和監視着他自己隊伍中的斯大林主義者，這很可能是警告不要給予這些斯大林主義者更多的可乘之機。哥穆爾卡無疑是一個共產黨人，但是他不是斯大林主義者。

也許這個事實是一個有用的警告，告誡人們不要期望波蘭會採取西方路線。但是，重要的是不要被波蘭制度的名稱的語義所蒙騙。一旦人們嘗到了較大程度的政治自由的甜頭，就難再壓制討論。要是波蘭在美國的幫助下真正能夠結束強制繳售糧食和建立一個自由市場的話，其他變化就幾乎一定會發生的了。值得注意的是，哥穆爾卡強調了農業合作社，而不強調舊式的強制的集體農莊。

這些事項中無論哪一項都不應該影響美國對波蘭的貸款和運給它剩餘農產品。這個安排是對波蘭獨立的投资，而不是對思想的投资。但是，為了履行美國援助從鐵幕後掙脫出來的人民的諾言，為了幫助穩定波蘭的地位，早日完成這項交易是必要的。哥穆爾卡演說的主要重大意義在於表明他所受的壓力和表明如果得不到幫助，波蘭就可能偷偷地恢復原狀的危險。

有消息說，中國共產黨人曾經勸波蘭人在維護他們的不受俄國控制方面少說多做。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人一直在重新研究他們自己的概念。華沙報道的毛澤東所發表的一篇迄今保密的講話，猛烈指責蘇聯在匈牙利的策略，並要求在共產黨同人民之間有一種較為自由的关系。據說毛

澤東還猛烈攻擊斯大林主義者的教條主義，並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以尋求通向社會主義的不同道路。這種做法不能使克里姆林宮的帝國主義者高興，就像蘇聯努力拉攏外蒙古不能使北京的人們感到高興一樣。

如果得出這種結論，就是認為這種理論上的分裂派——如果是分裂派的話——意味着波蘭和中國將信奉資本主義，或者是這些共產黨國家將不再在外交事務中多少作為一個集團而行事的話，那將是愚蠢的。但是這種發展着重表明：並沒有一個穩固的共產黨心臟地帶。波蘭和中國有它們自己的利益，它們對莫斯科企圖進行統治的做法感到憤恨。不幸的是，美國的政策幾乎像是有意迫使中國投入俄國的懷抱，同中國取得甚至最低限度的和解的任何希望也是遠得很的。美國對波蘭採取的歡迎和鼓勵它適度地擺脫俄國的控制的態度，是聰明得多的。必須通過迅速結束關於貸款和運送剩餘農產品的談判的辦法，把這種態度具體地應用出來。

吳庭艷說美國之行並未使他改變對華僑的政策

【合眾社檀香山22日電】吳庭艷昨天說，他的美國之行一點也沒改變他對要求所有越南出生的中國人接受越南國籍，否則就得送往台灣這一法令的主意。

在飛機旁舉行的一个非正式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吳庭艷是否在華盛頓進行的會談將使對越南華僑的政策有所改變。吳庭艷通過越南駐美大使陳文章回答說，“政策方面沒有改變。”

有人問到同共產主義和滲透活動進行鬥爭的新方法，這位越南總統回答說，“我們迄今所使用的方法已證明是有效的，但是我們必須始終保持警惕。”

在剛要起飛之前，吳庭艷在事先擬就的聲明中說，他看到“美國領袖們和美國人民完全了解到亞洲的共產黨威脅，也完全了解亞洲國家雖然有無數的困難，但在抗拒這一威脅方面還是休戚與共。

“我還想說，我這次對美國的訪問加強了我對民主的信心，也加強了我對美國制止共產黨擴張的能力的信心。此行之所以加強了我對民主的信心，是因為我看到了由於實行民主方法而取得的巨大的成就。此行所以加強了我對美國幫助和保卫自由世界的能力的信心，是因為我認識到美國人民在道義方面和物質資源方面是多麼豐富。”

巴財政部長認為巴基斯坦不應該过分依賴美援

【美聯社卡拉奇22日電】財政部長賽義德·阿姆賈德·阿里說，巴基斯坦應當“面對冷酷的現實”，不再太多地依賴美國援助。

阿姆賈德·阿里作過三年巴基斯坦駐美大使，他星期二在白沙瓦對記者說，“我們”對美國的“經濟上的依賴”已經大到超出預料之外，我們越快的自力更生，對我們和國家就越好。

這位部長說，巴基斯坦“對美國承擔的義務”應當有一個限度。

同時，在卡拉奇，政府宣布它將從美國購買六艘自由輪，噸位最高到一萬噸。官員們說，這項交易正在迅速做成，以應付船舶的缺少。

約旦政府繼續向右轉

逮捕約共領袖

抗拒埃報批評

【法新社安曼21日電】今天有消息說，約旦共產黨領袖納西姆·提瓦勒在化裝起來，穿着貝都印部落的衣服，率領一個駱駝隊企圖進入敘利亞時被逮捕了。

【路透社安曼21日電】今天宣布，警察昨天逮捕了左翼阿拉伯復興黨的領袖之一阿梅因·舒凱爾先生，因為他參加了約旦最近發生的事件。

同時，約旦內閣批准免除了七位文官的職務，因為他們沒有回到他們的工作崗位。

【合眾社開羅20日電】約旦新任駐埃及大使今天說，他已對埃及報紙攻擊他的國家這一點提出強硬抗議。里法伊大使說，他警告埃及領導人說，如果繼續進行這種攻擊，“只會擴大埃及和約旦之間的裂痕”。

里法伊是約旦副首相薩米爾·里法伊的兄弟，他告訴合眾社說，他自上星期三到達這裡以來，已同納賽爾總統和外交部長法齊就這種攻擊事件進行了討論。這位約旦大使今天向納賽爾呈遞了國書。

里法伊說，埃及政府初步答复說，埃及報紙是自由的，政府對報紙的消息不負責任。里法伊說，“如果電台和報紙繼續進行攻擊”，我們自己的報紙和電台不能保持沉默，其結果對兩國都沒有好處，只會擴大兩國間的裂痕。他不相信這些報紙會違反埃及政府的願望繼續進行這種宣傳運動。

他說，目前他正在設法斷定“埃及究竟想得到什麼”。里法伊是前約旦駐美大使，他說約旦希望加強它同埃及結成的阿拉伯聯盟。他說，儘管有最近發生的危機，約旦的外交政策依舊不變，約旦依舊遵循阿拉伯最高級會議所制定的方針。

【路透社安曼21日電】沙特阿拉伯今天付給約旦政府一百五十萬第納爾（一百五十萬英鎊），付清了沙特阿拉伯根據今年一月間的代替英國津貼的阿拉伯團結協定而給予約旦的第一期援助款項。

根據這個協定，沙特阿拉伯每年應該付給五百萬英鎊，分兩期付款。埃及應該付給同等數目的款項，敘利亞應該每年共付二百五十萬英鎊。

“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西方国家应该欢迎 布尔加宁致摩勒信中提出的某些建议

【路透社曼彻斯特21日电】“曼彻斯特卫报”今天认为，西方国家应该欢迎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元帅提出的重新研究建立欧洲军事视察和限制区域问题的建议。

这家自由党的报纸说，“他（布尔加宁元帅）写给摩勒先生的信，如同他早已写给阿登纳博士、麦克米伦先生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政府的信一样，在项目上很想利用公众的恐惧，但是又想表现得是讲道理的。”

“曼彻斯特卫报”又说，“第一，他在谈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仍然认为它使战争更近了，他要求解散这一组织。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至少在以后很多年内是如此。

“第二，他建议重新研究在欧洲建立军事视察和限制区域。西方国家应该欢迎这个建议，而不是对它冷淡，它们在伦敦（联合国裁军小组委员会）的会议上应该寻求在这一点上达成协议。

“第三，他表示，在欧洲存放原子核武器会增加战争的危險。某些人尽管不大称心如意，将倾向于同意这种看法，虽然他们可能怀疑他的意图。

“第四，他建议，关于原子核试验的讨论不应该与讨论裁军总问题一起进行。大体上应该这样，但是，当伦敦会议在进行的时候，肯定地，这种会议是进行讨论的最好场所。

“如果在伦敦能够达成限制试验的协议的话，这将使人松了一口气。”

【美联社巴黎21日电】布尔加宁元帅最近给西方世界的信件星期一在法国首都得到了冷淡的反应。

在星期六收到但在星期一发表的这封信，其中的两点似乎会使法国发火。

一点是，对于克里姆林宫所谓的在法国领土上建立美国原子基地，克里姆林宫表示“震惊”的声明。法国官员们觉得，这是法国自己的防务，是它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其他西方国家进行的它自己的合作的一部分。

其他部分是布尔加宁关于立即解决阿尔及利亚叛乱的警告。法国政府强烈地感觉到，当地共产党人是遵莫斯科之命唆使那里的民族主义的叛乱的。布尔加宁要求在照顾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权利”的情况下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这一点更是使人发火。这个建议隐然把阿尔及利亚说成是一个国家，而这就同法国认为阿尔及利亚必须继续以某种方式同法国连系在一起的看法相抵触。

【路透社华盛顿21日电】美国官员今天称苏联总理布尔加宁元帅昨天写给法国总理摩勒的信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文件。但是说，他们还认为这封信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国务院没有正式表示意见。但是研究了这封信的政府官员们说，这封信显然是经过慎密的计划有意要打动法国的敏感。

这些官员说，布尔加宁元帅在这封信中否认有要恫吓任何人的意图，这是意味深长的。官员们说，这一点表示苏联统治者已经对早些时候致其他西欧国家的照会所起的影响开始敏感了起来。

【德意志新闻社波恩22日电】西德政府人士昨夜评论说，布尔加宁元帅最近给法国政府的信的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在自由国家之间”，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之间“散布不和”。

阿登纳总理在外国记者午宴会上说，克里姆林宫在致法国的照会中把波恩政府描写为“和平的扰乱者”，而在其它场合，它却向同一个波恩政府保证希望和它保持良好关系，这总是少有的事情。

波恩方面认为，布尔加宁元帅的要求等于是一个六点反西方计划。这六点是：一，废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二，放弃欧洲共同市场和原子能联营的计划。三，撤消西方的军事基地。四，法国对西方的防务不要作出贡献。五，承认东柏林政权，并且举行它和波恩之间的谈判。六，使德国中立化。西德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盟员们说，作为所有这些的代价，布尔加宁仅仅说，他愿意“举行谈判”。

法总统正考虑提名普利文组閣

英国报纸认为法国閣潮不易解决

【合众社巴黎22日电】国民议会消息灵通人士今天说，戈蒂总统正在考虑把普利文作为总理提名人的第一名人选以解决法国内阁危机。

九十九名社会党人是任何新政府的“关键”，普利文的有着二十名议员的小小的民主社会抵抗联盟长期以来被人叫做左右两翼之间的“枢纽”。

但是据说普利文希望呆在一旁，直到其他的总理提名人被国民议会否决时再出马。

【法新社巴黎22日电】法国报纸今天早晨以首页大标题登载了摩勒总理政府昨晚在国民议会中未能获得信任投票的消息。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关于现在将组成的政府性质的推测性评论。

独立的“解放了的巴黎人报”警告说，阿尔及利亚局势将不许可有长时期的政府危机。

右翼的“震旦报”评论说，“如果这次政府危机能促成迅速成立一个和国民议会大多数合作的政府，而且这个大多数决定在明确说明的纲领上必定支持政府，那么这次危机才会是有益的。”独立的左翼“战斗报”说，这次危机将不易于解决。

社会党“义勇军报”表示希望：迅速成立一个新政府，“因为局势毫不等待。”

亲共的“解放报”竭力鼓吹左翼重新组织起来。“解放报”写道，“我国财政上严重的——事实上是戏剧性的——情况以及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绝对必要性，使得左翼的解决办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给人以更有力的印象”。共产党的“人道报”评论说，“工人们，民主人士们，必须共同努力来建立一个能够执行普选所批准和这个国家所等待着的新政策的政府。”

【法新社巴黎22日电】伦敦报纸一般认为法国閣潮将长久延续。

“新闻纪事报”说：危机的产生，一部分原因是右派和人民共和党一部分人拒绝投票支持他们所不大喜欢的政策的财政措施，另一部分原因是这届内阁执政过久。该报又说：这次閣潮可能长期延续，可能促成反议会制度浪潮而为布热德所利用。

“每日电讯报”记者写道：戈蒂希望迅速解决閣潮。“每日快报”则肯定指出：总统的访问美国势将延期举行。

“每日邮报”指出：法国处在四种危险之中：罢工威胁、欧洲共同市场面临的威胁、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长期持续、通货膨胀的危险。

“泰晤士报”则认为：归根究底，收支平衡的前途将是法国任何政府的第一号问题。

丹麦国王要汉森组閣

【路透社哥本哈根22日电】丹麦国王今天要求代理首相汉森设法组织联合政府，以便打破上周大选后产生的政治僵局。

丹麦六个政党的领袖今天晋见国王，想设法解决由于汉森的社会民主党内阁在5月14日选举中失去议会多数而辞职后所引起的问题。

馬來亞華僑組織

就華人國籍問題向英國提出备忘录

【法新社伦敦20日电】目前正在伦敦的“泛马来亚华僑协会联合会”代表团团长刘白光今天说，如果在预定于8月31日“独立日”开始生效的新宪法下马来亚的华僑不能享有同马来人平等的权利的话，马来亚联合邦可能发生严重的局势。他说，马来亚的华僑不会采取“违反宪法手段”，但是将会产生普遍的不满，以致“危险地影响”经济上的稳定。刘白光自称他所领导的组织代表着1094个华僑协会和公会；会员达两百万人。他说，拉赫曼的“马华印联盟”中的华僑组织“马华公会”所代表的华僑不到二十万人。

刘白光和代表团团员们今天上午向殖民地大臣和下院负责远东事务的小组委员会秘书提出了长达两千言的备忘录，并提出了下列要求：

一，应当在新的宪法里完全承认“属地主义”的原则，使所有在当地出生的华人，甚至连那些在“独立”以前出生的华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效力自然而然地”取得完全的国籍。而宪法草案规定，非马来人只有在独立日以后出生的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马来亚人。

二，外国人住在这个国家五年之后应当给以国籍，而不需要居住期达十二年，并且不应当要求他们说马来语。

三，应当采用中文同马来语一起作为一种正式语言。备忘录说，在马来亚的大多数华人虽然既不说马来语又不说英语，但都是“最守法的公民。”

四，不应当给马来亚血统的公民以任何特权。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准许一切人购买他们所选中的土地和在文官系统中担任较高的职务。

另有一份备忘录将由华僑协会联合会送交伦诺克斯一波伊德先生，这份备忘录反驳拉赫曼所谓它的成员都是“国民党死硬派”的说法。国民党是在1948年被马来亚取缔的。

一位马来人士今天在回答本社记者所问关于吉隆坡政府的华人政策问题时否认说，它毫无歧视华人的企图，也不歧视这一联合邦内的任何其他一个少数民族。“但是我们必须保障在经济上软弱的马来亚人的利益。”

【美联社伦敦21日电】泛马来亚华僑协会联合会和麻六甲马来亚人党代表星期二同英国殖民地大臣伦诺克斯一波伊德进行了会谈。殖民地部发表了下述声明：

“伦诺克斯一波伊德先生向代表团保证，他们的意见已经被列入宪法讨论的范围以内，他相信，最后的宪法将是联合邦各派的利益和各种族的不同意见之间的公正的折衷。他要求代表团为了整个马来亚的利益忠诚地接受最后拟就的宪法，即使这个宪法并不是每一点都符合他们自己的愿望的；他还要求代表团为了新马来亚的团结而努力。”

后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就有人担心共产党中国可能在马来亚独立后对马来亚的广大中国居民发挥影响这样一点向华人代表团的一位发言人提出问题。

叶茂达回答说：“就我而论，我们绝对不是共产党人，我们不同情共产党中国。我们是完全忠于马来亚的。”

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党派介紹

【本刊訊】现在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包括五个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党、斯洛伐克复兴党和斯洛伐克自由党。现在把除共产党以外的四个政党情况介绍如下：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

捷克斯洛伐克曾经有过数个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政党。其中之一基督教社会党于1918年取名人民党。这个党一成立就由斯拉米克担任党的领导。1929年人民党同许多小的天主教党派合并以后，它团结了很大数量信仰基督教的牧师、一部分农民和手工业者、有反动情绪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贵族。

这个党完全是庇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党的大部分成员在对苏联的态度上采取强烈的反对立场。这个党的领袖斯拉米克实际上是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有时在进步分子的压力下，人民党也不得不提出些民主口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人民党的许多进步成员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斗争。例如，党的现任主席约·普洛伊哈曾被关进集中营。

苏联军队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人民党同其他非共产主义政党一道参加了民族阵线。但是这个党的上层分子斯拉米克、普罗哈斯卡、杜哈契克、加勒和其他人很快就开始加紧从事反对民族阵线的措施，反对共产党的政策的斗争，他们纠集力量企图孤立共产党人并把他们从政府中排挤出去。这时党实际上已分裂成两派：反动的右派和维护民族阵线政策的左派。

斯拉米克还在担任所谓伦敦流亡政府总理的时候，就已策划好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战前形式的资产阶级制度，建立所谓第一共和国。从1945年起至1948年，他和他的同伙就开始聚集力量，想实现这个阴险计划，到1948年初就直接打算实行政变。在准备实行政变的阴谋家中有很多是人民党的领袖人物。

大家知道，他们的反动阴谋并没能得逞。1948年2月，民族阵线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获得了胜利，打垮了反动派。人民党的反动领袖普罗哈斯卡和杜哈契克逃亡国外，斯拉米克被解除了党的领导职务（1956年死于布拉格）。从1948年起至1951年党由彼得领导，以后直到现在由普洛伊哈担任党的主席。

1948年2月胜利以后，人民党全部接受了民族阵线的纲领并以此作为党的主要任务来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不同意这种转变的一些动摇分子就脱离了党的队伍。

人民党声明它自己团结中等阶层的农民、小企业主、手工业者、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现在，人民党拥有约两万八千名党员，这比战前年代或战后初期少得多了。在这方面必须指出，同情和赞成党的观点的人是很多的。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非共产主义政党中最大的政党。它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一部分信基督教的居民。

和过去一样，党所团结的对象主要是信仰基督教世界观的人。党员的社会成份是很复杂的：40%是农民，其中有一半是统一农业合作社的社员；25%是工人；其余的35%是机关职员，领抚恤金者，家庭主妇和教士等。

（关于人民党和参加民族阵线的其他一切非共产主义政党的接受党员的工作应当指出，在1949年，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决议，根据这个决议，这些政党不能接受资产阶级——过去的地主、富农、企业主等出身的人加入自己的队伍。前共产党党员也禁止接受。接受入党的工作一般必须征得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实行严格的个别接受。）

在国民议会里，人民党有二十个议席（共三百六十四席），即约占6%。其中有：党的主席兼卫生部长约·普洛伊哈，党的副主席兼运输部长安·波斯皮希尔，国民议会副主席季·波兰斯基和其他人。党的机关报是“人民民主报”。

作为向党员进行宣传工作的基础的主要思想是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世界观并不矛盾。党在农村的工作，是为了使农业集体化。例如，去年年底提出了一项任务，到1957年3月底，即统一农业合作社代表大会开幕的时候，要使50%以上的人民党农民党员都加入统一农业合作社。这一次议在大多数州内已经执行。在布拉格州人民党有60%的农民党员都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农村的党基层组织在为按时完成农产品的采购计划，为实行其他农业措施而斗争。

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讨论是在实事求是的、正常的和平稳的气氛中进行的。在发生匈牙利事件期间，在党内没有出现什么波动和反人民的言论。

这个党叫做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但它的工作只是在捷克境内开展。居住在斯洛伐克境内的公民，没有人参加人民党，所以在斯洛伐克领土上没有人民党的基层组织。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党

今日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党过去曾取名人民社会党和民族社会党，它建立于1893年。它所以会成立起来，是因为当时当权的资产阶级图谋把一

部分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他们的团结。在战前时期，它提出的口号往往是假民主的和改良主义的。

慕尼黑会议后，这个党的反动领导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勾结在一起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民族利益，并且为希特勒进入捷克斯洛伐克扫清了道路。但是，在德国军队占领期间，它的许多普通党员参加了抵抗运动。

在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军队解放后，这个党改名民族社会党，迅速地展开了活动，参加了民族阵线，在表面上接受了民族阵线的纲领。但是，从1945年到1948年，这个党隐蔽地和公开地进行了反对民族阵线的纲领，首先是反对共产党的政策的斗争。当时党的领袖开门接纳反动分子和从那些解散了的资产阶级政党里出来的人，这样一来，这个党就变成了反人民的势力。

民族社会党的主席金克尔（曾经担任政府副总理的职务），这个党的领袖之一德尔金纳（司法部长）和总书记克拉伊纳曾经是策划1948年初反革命政变的积极参加者。

在二月事件后，也就是说在反动派失败以后，这个党实际上是更生了。城市和乡村中许多仍然忠实于民族阵线纲领的普通人参加了党的队伍。党已经不是口头上的，而且是在行动上加入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阵线。埃·斯列赫塔当选为党的主席，它直到现在还担任这个职务。

目前社会党党员人数约有一万四千人，除共产党外，它居第二位。

这个党的成员中工人占30%，农民占20%、领优抚金者占10%；其他职员、家庭妇女和自由职业者共占40%。这个党里面没有从资产阶级政党中退出来的人，这正和人民党一样。在国民议会中这个党占有十九个席位（占2%）议员中有党主席（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主席）埃·斯列赫塔、党的副主席阿·诺曼（邮电部长）和其他的人。党的机关报是“自由言论报”。

社会党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所进行的讨论也是平静的，没有任何纠葛发生。在发生匈牙利事件时期，社会党员仍旧忠实于民族阵线的政策。

最近几年，社会党一直都在为解决全国任务而斗争。在农村中，社会党争取个体农户合作化，在城市中，社会党争取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社会党积极参加一切经济和政治运动。

党去年号召党员用一定的时间自愿参加统一农业合作社的义务劳动和其他生产工作。这个任务是完成了。社会党党员在每一个州，在统一农业合作社的田地上和各个城市的公共设施事业中都无偿地劳动了五万至八万个小时。去年秋天和今年在收集废料的工作上，党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大超过了国家计划任务。

目前在共和国的大多数州内，50%至70%的农民党员是统一农业合作社社员。在布拉格州，有78%的农民党员是统一农业合作社社员。很多社会党党员领导着统一农业合作社或在社内担任着其他领导职务。

党在教育自己的党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经常举行基层党组织会议、学习讨论会、座谈会等等来讨论国际问题。每年要举行为期十天的农民积极分子学习讨论会。党员对国际事件，国内情况问题等很关心。

党的基层组织常常举行问答晚会，国际问题的讨论会，文艺作品和影片的讨论会。从1948年起，党就称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党，但是它的活动范围只普及到捷克。在斯洛伐克，没有这个党的组织。

斯洛伐克复兴党和斯洛伐克自由党

在斯洛伐克有两个政党，斯洛伐克复兴党和自由党。自由党是1946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选举开始之前几个月成立的。斯洛伐克复兴党是在1948年在瓦解了的民主党的基础上建立的。民主党的一切进步分子都参加了这个党，这些人完全拥护民族阵线的纲领，他们在民主党瓦解之前就反对民主党的反动右翼。其他一些瓦解了的政党的一部分普通党员也参加了这个党。这两个党没有独立的纲领，它们在民族阵线任务的范围内展开自己的工作。

这两个党的成员和教育工作的方法，各有不同。斯洛伐克复兴党比较靠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而自由党则比较靠近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党。

在斯洛伐克复兴党内有相当大一部分党员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徒、新教徒等）。由于这种情况，在党员中间的工作也就有它特殊的工作方式。

在自由党中工人党员较多，这样就决定了这个党的性质。和社会党一样，自由党是在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口号下进行工作。

这两个党都是人数非常少的党。斯洛伐克复兴党在政府中有自己的代表（该党主席基塞利是地方工业部长），自由党没有代表。自由党在国民议会中有三个席位，斯洛伐克复兴党有六个席位。

自由党主席波科伊尼和他的同谋者在去年被捕，因为他们企图使这个党变成反动的和反人民的力量。他们草拟了这样一个党纲草案。这个党纲使党有机会依靠资产阶级分子来发展党，这个党纲还反对农业合作化。现在，自由党坚持民族阵线的立场，并且为完成它的纲领而斗争。

斯洛伐克复兴党出版的报纸叫“人民报”，发行份数为四千份，自由党出版的报纸叫“自由报”，发行份数在二千份左右。斯洛伐克复兴党的主席是约·基塞利，总书记是约·盖多西克。自由党的主席是姆·日科维奇，书记是弗·斯捷法尼克。

“紐約时报”評波蘭統一工人党九中全会

【本刊讯】“纽约时报”5月17日以“波兰的左右为难的处境”为题发表社论，评哥穆尔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九中全会上的报告说：现在哥穆尔卡警告波兰的共产党员中比较极端的坚持自由的人，他们必须跟随党的方针或者是滚出党外。让人感到突出的不在于他提出了这种要求，而在于他不得不这样作。另外使人感到突出的是哥穆尔卡不得不承认，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里，自由一定得比“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少。他明白说明波兰今天绝不允许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提出终止社会主义的要求。哥穆尔卡是一个陷于左右为难的窘境的俘虏。在共产党专政和自由两者之中，他选择了前者。但是他这种选择并没有真正结束他的左右为难的状况，也不应使我们忘记最后的选择是取决于波兰人民。

“纽约时报”5月13日评波兰党的九中全会的社论说，在波兰人民中，不听驾驭的情绪又增长了。以前曾为莫斯科讲话的皮亚塞基曾公开抨击那种设法与中国和南斯拉夫接近作为从苏联取得更大独立的手段的策略。在现代波兰政策中没有比这一点更加微妙的了。在人民群众中，对连续下来的经济困难的不满可能是最尖锐的。消费品不足，缺货的消费品的价格上涨直接影响城市工人。在农村，农民急于完全取消强迫征粮制。波兰的农民看来仍是典型的小“资本家”，这是波兰的统治者面临的严肃的问题。

“华沙生活报”載文

談波蘭地下經濟势力的活动及它同外国的联系

【波兰通讯社华沙19日电】“华沙生活报”刊登了沃洛夫斯基所写的一篇文章，评论波兰地下经济势力的活动以及它同外国的联系。

作者说：“毫无疑问，假如波兰地下经济势力不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界人士保有极其密切的联系，波兰地下经济势力就没有可能积累起这样多的财富来。

我们在这里必须讨论他们中间的商业联系。我国的地下经济势力目前向国外转移外汇和黄金，用来购买我国国民经济完全不需要的吸引人的商品，在黑市上出售，谋取100%的利润。

一有机会，惯于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人们就把他们所赚得的外汇和黄金转移到国外，储蓄在维也纳或者是瑞士的银行，以便后来借口因事或者其他缘故出国旅行，要求给予政治避难权，利用从波兰人民手中窃取的金钱在国外逍遥的生活。”

接着作者就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波兰地下经济势力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他提到了基马尔和巴斯这两个奥地利人。这两个人到波兰来了六次，借口“救济”前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受害的人。基马尔和巴斯在最后一次逗留波兰期间，由当局在奥地利使馆的同意下逮捕了他们。

作者这样地形容了同基马尔和巴斯有联系的那些罪犯们中间的一个：“此人看去好似十分贫穷的职员。一身破旧衣裳。但是当局却从他家里搜出了价值一万零一百美元的黄金和证券、三十英镑、二百比利时法郎、二十枚金克罗尼硬币、一大批金卢布（尚未计算出来）、二十八只金项链、三根金条（共重两公斤左右）、四十枚牙套金片、二十只金表、五万五千波兰兹罗提。这位贫穷的人从1951年以来每月就从国家领受补助。”

作者最后引用了波兰某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委员会委员所说的话：这位经济学家说，波兰地下经济势力目前已经扩张得很大，以致明目张胆无所顾忌地猖獗起来，因而这个问题已经不再可能用经济措施来加以解决了。这位经济学家说，这种极其有害的活动，这种破坏波兰国民经济的活动，如果要予以根除或者至少是予以限制，就必须采用严厉镇压的方法。

美国左翼人士成立“美国社会主义教育論壇”

“纽约时报”5月13日说，美国左翼人士12日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以便促进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合作。这个新组织名为“美国社会主义教育论坛”。它的目的是“在所有自认为与历史的社会主义的和劳工的传统、价值和目标有关的人士中（不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可能有多深），展开学习和认真的、不受障碍的政治讨论……”。

这个组织包括美共的多克西·威尔克逊博士和艾伯特·布鲁伯格博士以及去年托派的社会劳工党总统候选人法雷尔·多布兹。这个新组织的主席阿·杰·莫斯特是一个著名的非战主义者。他在正式声明里说：这个新组织既不提倡也不设法阻止参加这个美国论坛的各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行动。

不过大家知道，美共和托派的代表已非正式地讨论过在今年或是以后的选举中提出共同的候选人参加竞选，这个新组织本质上是对一年半来苏联和其他各地的事件的发展在左翼思想中间引起的剧烈变化的反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仅在美共中间引起混乱和脱党的现象，它也打开了美共和其他急进党派重新考虑旧的立场和研究新的可能性的道路。美共那些曾主张解散党的人据说是对这个新组织抱有极大的希望。美国左派人士有些人表示他们猜测这个新组织如果成功的话会给共产党一种新的威望。又有一些人认为它会提供一个机会使美共中间的“正直人士”一反过去亲苏的作法而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的左翼分子。

南斯拉夫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情况

【合众社南斯拉夫萨格勒布19日电】合众社记者蒙特利尔南斯拉夫今天坚持说，它没有教会和国家关系的问题，并且说，它随时准备使它和罗马天主教的关系正常化，只要梵蒂冈愿意。

克罗地亚国民议会议长，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很有影响的人物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在接见记者时说：“实际上差不多不存在跟教会的问题”。他说，未能解决悬而未决的分歧都是梵蒂冈的过错。就在离开克罗地亚（人口为三百九十一万八千人，有85%是罗马天主教徒首府萨格勒布）三十英里的地方，南斯拉夫红衣主教斯提皮纳奇受到“软禁”。他在1946年作为一个“卖国贼”和在战时同克罗地亚的法西斯（乌斯塔许）傀儡政权合作者被判十六年徒刑。他在萨格勒布的累奥泡格拉瓦监狱里服了五年徒刑。可是自从1951年以来，他被许可住在他的故乡克拉希奇村庄里。在那里，他有行动自由，并且每天可以作两次弥撒。

最容易在南斯拉夫官员们中间引起愤慨的正是这位主教的问题。他们指责说，天主教和西方报纸捏造出宗教迫害的“实际上不存在的问题”。

在南斯拉夫官员看来，这位主教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他们说，他是一个教职人员和他被囚禁这两件事毫无关系。这是这里在十多年以前审讯的主要内容。官员们指出，其后，就像现在这样，存在公开的罗马天主教教堂、定期的弥撒和忏悔计划、在教堂举行婚礼和洗礼，这就是存在着宗教“自由”的证据，但是找不到一个同意这种关于自由的解释的天主教徒。

巴卡里奇说：“我们这里没有斯提皮纳奇的问题。这是别人捏造出来作为一个国际政治事务的问题。他被关在监狱里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作为一个神父”。

巴卡里奇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前一直是个天主教徒。他是个和蔼的人。他不逃避任何问题。不管提出什么问题，他都毫不犹豫地。他说，南斯拉夫人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斯提皮纳奇红衣主教的问题仍然是美国和南斯拉夫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刺激因素。

巴卡里奇说，“当然，国家和天主教之间没有正式的协议”。可是关于牧师，我认为他们中间极大部分是赞成和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使关系正常化方面没有进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梵蒂冈不希望建立这种关系。”

巴卡里奇重复了自从1946年以来提出过许多次的建议，即许可这位红衣主教随时离开南斯拉夫。他说，“可是，斯提皮纳奇说，他不想走，并且说，留下来是他的责任。”巴卡里奇说，根据法律，斯提皮纳奇红衣主教在1962年服刑期满时在“法律上有”回到萨格勒布和他在这里的教堂的“自由”。他说，“他可以回去。这要由他决定。政府从来没有讨论过关于他的前途的问题，因为法律规定他在十六年以后就自由了。”

巴卡里奇说，南斯拉夫并不急着要和梵蒂冈和解，因为“教会实际上的情况很令人满意。然而，我们不存幻想。梵蒂冈不准备达成协议。可是我们随时准备达成协议，正如我们常常说的那样。”他说，第一步“要他们来”走。

不仅仅南斯拉夫的罗马天主教堂而且正教、“旧天主教”、亚美尼亚、伊斯兰和其他宗教也都向任何人开放。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天主教神父和修女。有神学院训练神父。虽然罗马天主教会被禁止开办学校，它可以每个星期在教堂或私人家里私自给儿童上两、三次课，而不会受到政府反对。

可是，当局最近封闭了在斯普利特的旧天主教神学院和在里耶卡和萨格勒布的神学院。他们指责说，神学院负责人容许这些大厦被用作乌斯塔许（法西斯）集团开会的会场。国家仍然说，天主教组织是对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集团所发起的被宣布为非法的运动的的主要的支持者。

巴卡里奇说，斯普利特神学院无限期地停办，而里耶卡神学院“不久”就要重新开办；萨格勒布神学院已经重新开办了。

民主德国一助教因搞反动活动被开除出党

【路透社柏林19日电】据东德共产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今天报道，耶纳大学哲学院助教泽姆先生因为宣传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理论已被东德共产党开除。这家报纸说，泽姆先生否认“如像科学方面的党性这种决定性原则”。他影响了“一些摇摆不定的学生”。

“新德意志报”说，已经在学院采取措施，但是它没有详细说明这些措施。

【美联社柏林19日电】东德共产党星期日宣布，已把赞同匈牙利的反共起义的一位大学助教撤职和开除出党。

在他被开除的消息传来之际，正有迹象表明东德大学生中间发生了不稳现象。现在共产党政府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问题：怎样向难以驾驭的学生们解释意味着不让东德的大学青年们到被共产党人称为“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基地”的西德去旅行的关于旅行的禁令。

“新德意志报”星期日说，耶纳的席勒大学的助教泽姆因为表示赞同在去年的匈牙利起义中起领导作用的匈牙利知识分子而失去了工作和党籍。泽姆还被控曾企图成立一个独立的、反共的学生组织，但这种企图没有成功。在过去几个月中，东柏林和东德的大学中已经有好几位教师和学生因同样的罪名被捕。

“紐約时报”評波蘭統一工人党九中全会

【本刊讯】“纽约时报”5月17日以“波兰的左右为难的处境”为题发表社论，评哥穆尔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九中全会上的报告说：现在哥穆尔卡警告波兰的共产党员中比较极端的坚持自由的人，他们必须跟随党的方针或者是滚出党外。让人感到突出的不在于他提出了这种要求，而在于他不得不这样作。另外使人感到突出的是哥穆尔卡不得不承认，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里，自由一定得比“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少。他明白说明波兰今天绝不允许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提出终止社会主义的要求。哥穆尔卡是一个陷于左右为难的窘境的俘虏。在共产党专政和自由两者之中，他选择了前者。但是他这种选择并没有真正结束他的左右为难的状况，也不应使我们忘记最后的选择是取决于波兰人民。

“纽约时报”5月13日评波兰党的九中全会的社论说，在波兰人民中，不听驾驭的情绪又增长了。以前曾为莫斯科讲话的皮亚塞基曾公开抨击那种设法与中国和南斯拉夫接近作为从苏联取得更大独立的手段的策略。在现代波兰政策中没有比这一点更加微妙的了。在人民群众中，对连续下来的经济困难的不满可能是最尖锐的。消费品不足，缺货的消费品的价格上涨直接影响城市工人。在农村，农民急于完全取消强迫征粮制。波兰的农民看来仍是典型的小“资本家”，这是波兰的统治者面临的严肃的问题。

“华沙生活报”載文

談波蘭地下經濟势力的活动及它同外国的联系

【波兰通讯社华沙19日电】“华沙生活报”刊登了沃洛夫斯基所写的一篇文章，评论波兰地下经济势力的活动以及它同外国的联系。

作者说：“毫无疑问，假如波兰地下经济势力不是同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界人士保有极其密切的联系，波兰地下经济势力就没有可能积累起这样多的财富来。

我们在这里必须讨论他们中间的商业联系。我国的地下经济势力目前向国外转移外汇和黄金，用来购买我国国民经济完全不需要的吸引人的商品，在黑市上出售，谋取100%的利润。

一有机会，惯于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人们就把他们所赚得的外汇和黄金转移到国外，储蓄在维也纳或者是瑞士的银行，以便后来借口因事或者其他缘故出国旅行，要求给予政治避难权，利用从波兰人民手中窃取的金钱在国外逍遥的生活。”

接着作者就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波兰地下经济势力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他提到了基马尔和巴斯这两个奥地利人。这两个人到波兰来了六次，借口“救济”前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受害的人。基马尔和巴斯在最后一次逗留波兰期间，由当局在奥地利使馆的同意下逮捕了他们。

作者这样地形容了同基马尔和巴斯有联系的那些罪犯们中间的一个：“此人看去好似十分贫穷的职员。一身破旧衣裳。但是当局却从他家里搜出了价值一万零一百美元的黄金和证券、三十英镑、二百比利时法郎、二十枚金克罗尼硬币、一大批金卢布（尚未计算出来）、二十八只金项链、三根金条（共重两公斤左右）、四十枚牙套金片、二十只金表、五万五千波兰兹罗提。这位贫穷的人从1951年以来每月就从国家领受补助。”

作者最后引用了波兰某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委员会委员所说的话：这位经济学家说，波兰地下经济势力目前已经扩张得很大，以致明目张胆无所顾忌地猖獗起来，因而这个问题已经不再可能用经济措施来加以解决了。这位经济学家说，这种极其有害的活动，这种破坏波兰国民经济的活动，如果要予以根除或者至少是予以限制，就必须采用严厉镇压的方法。

美国左翼人士成立“美国社会主义教育論壇”

“纽约时报”5月13日说，美国左翼人士12日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以便促进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合作。这个新组织名为“美国社会主义教育论坛”。它的目的是“在所有自认为与历史的社会主义的和劳工的传统、价值和目标有关的人士中（不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可能有多深），展开学习和认真的、不受障碍的政治讨论……”。

这个组织包括美共的多克西·威尔克逊博士和艾伯特·布鲁伯格博士以及去年托派的社会劳工党总统候选人法雷尔·多布兹。这个新组织的主席阿·杰·莫斯特是一个著名的非战主义者。他在正式声明里说：这个新组织既不提倡也不设法阻止参加这个美国论坛的各党派进行统一战线的行动。

不过大家知道，美共和托派的代表已非正式地讨论过在今年或是以后的选举中提出共同的候选人参加竞选，这个新组织本质上是对一年半来苏联和其他各地的事件的发展在左翼思想中间引起的剧烈变化的反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不仅在美共中间引起混乱和脱党的现象，它也打开了美共和其他急进党派重新考虑旧的立场和研究新的可能性的道路。美共那些曾主张解散党的人据说是对这个新组织抱有极大的希望。美国左派人士有些人表示他们猜测这个新组织如果成功的话会给共产党一种新的威望。又有一些人认为它会提供一个机会使美共中间的“正直人士”一反过去亲苏的作法而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的左翼分子。

南斯拉夫教会和国家的关系情况

【合众社南斯拉夫萨格勒布19日电】合众社记者蒙特利尔南斯拉夫今天坚持说，它没有教会和国家关系的问题，并且说，它随时准备使它和罗马天主教的关系正常化，只要梵蒂冈愿意。

克罗地亚国民议会议长，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很有影响的人物弗拉迪米尔·巴卡里奇在接见记者时说：“实际上差不多不存在跟教会的问题”。他说，未能解决悬而未决的分歧都是梵蒂冈的过错。就在离开克罗地亚（人口为三百九十一万八千人，有85%是罗马天主教徒首府萨格勒布）三十英里的地方，南斯拉夫红衣主教斯提皮纳奇受到“软禁”。他在1946年作为一个“卖国贼”和在战时同克罗地亚的法西斯（乌斯塔许）傀儡政权合作者被判十六年徒刑。他在萨格勒布的累奥泡格拉瓦监狱里服了五年徒刑。可是自从1951年以来，他被许可住在他的故乡克拉希奇村庄里。在那里，他有行动自由，并且每天可以作两次弥撒。

最容易在南斯拉夫官员们中间引起愤慨的正是这位主教的问题。他们指责说，天主教和西方报纸捏造出宗教迫害的“实际上不存在的问题”。

在南斯拉夫官员看来，这位主教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他们说，他是一个教职人员和他被囚禁这两件事毫无关系。这是这里在十多年以前审讯的主要内容。官员们指出，其后，就像现在这样，存在公开的罗马天主教教堂、定期的弥撒和忏悔计划、在教堂举行婚礼和洗礼，这就是存在着宗教“自由”的证据，但是找不到一个同意这种关于自由的解释的天主教徒。

巴卡里奇说：“我们这里没有斯提皮纳奇的问题。这是别人捏造出来作为一个国际政治事务的问题。他被关在监狱里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作为一个神父”。

巴卡里奇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前一直是个天主教徒。他是个和蔼的人。他不逃避任何问题。不管提出什么问题，他都毫不犹豫。他说，南斯拉夫人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斯提皮纳奇红衣主教的问题仍然是美国和南斯拉夫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刺激因素。

巴卡里奇说，“当然，国家和天主教之间没有正式的协议”。可是关于牧师，我认为他们中间极大部分是赞成和国家建立良好关系的。使关系正常化方面没有进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梵蒂冈不希望建立这种关系。”

巴卡里奇重复了自从1946年以来提出过许多次的建议，即许可这位红衣主教随时离开南斯拉夫。他说，“可是，斯提皮纳奇说，他不想走，并且说，留下来是他的责任。”巴卡里奇说，根据法律，斯提皮纳奇红衣主教在1962年服刑期满时在“法律上有”回到萨格勒布和他在这里的教堂的“自由”。他说，“他可以回去。这要由他决定。政府从来没有讨论过关于他的前途的问题，因为法律规定他在十六年以后就自由了。”

巴卡里奇说，南斯拉夫并不急着要和梵蒂冈和解，因为“教会实际上的情况很令人满意。然而，我们不存幻想。梵蒂冈不准备达成协议。可是我们随时准备达成协议，正如我们常常说的那样。”他说，第一步“要他们来”走。

不仅仅南斯拉夫的罗马天主教堂而且正教、“旧天主教”、亚美尼亚、伊斯兰和其他宗教也都向任何人开放。在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天主教神父和修女。有神学院训练神父。虽然罗马天主教会被禁止开办学校，它可以每个星期在教堂或私人家里私自给儿童上两、三次课，而不会受到政府反对。

可是，当局最近封闭了在斯普利特的旧天主教神学院和在里耶卡和萨格勒布的神学院。他们指责说，神学院负责人容许这些大厦被用作乌斯塔许（法西斯）集团开会的会场。国家仍然说，天主教组织是对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集团所发起的被宣布为非法的运动的的主要的支持者。

巴卡里奇说，斯普利特神学院无限期地停办，而里耶卡神学院“不久”就要重新开办；萨格勒布神学院已经重新开办了。

民主德国一助教因搞反动活动被开除出党

【路透社柏林19日电】据东德共产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今天报道，耶纳大学哲学院助教泽姆先生因为宣传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理论已被东德共产党开除。这家报纸说，泽姆先生否认“如像科学方面的党性这种决定性原则”。他影响了“一些摇摆不定的学生”。

“新德意志报”说，已经在学院采取措施，但是它没有详细说明这些措施。

【美联社柏林19日电】东德共产党星期日宣布，已把赞同匈牙利的反共起义的一位大学助教撤职和开除出党。

在他被开除的消息传来之际，正有迹象表明东德大学生中间发生了不稳现象。现在共产党政府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问题：怎样向难以驾驭的学生们解释意味着不让东德的大学青年们到被共产党人称为“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基地”的西德去旅行的关于旅行的禁令。

“新德意志报”星期日说，耶纳的席勒大学的助教泽姆因为表示赞同在去年的匈牙利起义中起领导作用的匈牙利知识分子而失去了工作和党籍。泽姆还被控曾企图成立一个独立的、反共的学生组织，但这种企图没有成功。在过去几个月中，东柏林和东德的大学中已经有好几位教师和学生因同样的罪名被捕。